

和睡莲一起“过家家”

司马小萌

她教大家马克思主义,我教她摄影。

她就是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韩海涛教授,俺的摄影学生。就因为几天前,海涛在朋友圈里晒自己养的睡莲鲜切花,我禁不住喊了声“好”,两天后,收到她送来的花瓶,四天后,收到她快递来的鲜切花,注明“莲花盲盒”。

俺那声“好”,真是“立竿见影”,哈。

盲盒,盲盒,现在最时髦这个。说夸张一点,就是闭着眼睛装花,赶上啥颜色就啥颜色。多吊胃口啊。如果冷不丁地给你一个惊喜,那,中彩了。

我就被惊喜到了:这个莲花盲盒好哇! 18朵花,3种颜色:白色、红色,还有我最心仪的紫色,数量最多。

以前北方没怎么听说过的睡莲鲜切花,近年流行起来。也许因为疫情,号召居家办公,大家时间宽裕了,对家庭生活多了一份念想。

不过我,生活中一枚笨人懒人兼忙人,别说鲜切花,就是盆花也稀少。现在可好,准备和睡莲一起“过家家”了。

欢迎光临!我要发挥摄影优势,一天一记录,留下你们灿烂的模样。

第二天早晨,睡眼惺忪地起床、去客厅。好家伙,睡莲开了!白莲花一马当先,呼啦啦地热烈。其他兄弟姐妹也张开小嘴,摩拳擦掌。其积极性,大大高于本人的期望值。

没说的,Action,本“导演”喊“开机!”照片发到朋友圈。“哪里买的?”询问声一片。

古往今来。莲花都是圣洁的象征。适不适合家养,众说纷纭。我才不管了,自己觉得好,就是真的好。

睡莲睡莲,真的会睡觉。晚上熄灯号吹响,眼见花瓣开始合拢。而我,白天在电脑会议中评了一天照片,说了两卡车的话,累了,困了。明天见,我的花。

俺一口气睡了9个钟头。醒来容光焕发,又是一条好汉。花们,也该醒醒了……按照养花程序,剪根换水……咦,你,白莲花,昨晚没合眼吗?大家都睡呼呼了,就你依然绽放!夜猫子啊?

白莲花,花心是淡黄色的,在客厅的暖光照耀下,泛着迷人

的嫩黄。谁给它起了个时髦的名字“香槟金”?广告上,商家“爆款推荐”的是香槟金。估计数量多,也好养。不睡觉依然生龙活虎,就是明证。

大概因为没有“劳逸结合”,香槟金只开了3天。说句公道话,尽管“命短”,但表现最好:不仅在诸花中抢先开,而且,180度,开就开个痛快。不像其他遮遮掩掩,“欲开还羞”。最惋惜的是紫色睡莲,18朵里占了10朵,竟然没有一朵完全盛开,叫我好生失望。也许跟品种有关,也许只是赶巧而已。

为了让羞答答的紫睡莲牛哄哄地开,俺可是不遗余力。什么什么“山”的矿泉水,俺平时喝的,现在与花共享;保健用的维C片,俺三天两头吃的,现在水里加两片。除了每天重复一次“倒灌水”“斜剪根”,俺又增加了用花洒对着每张小脸轻轻喷的“自选动作”。

教材上说,同一朵花,白天阳光充足的时候开放,到了晚上没有阳光就会闭合。等第二天重见阳光,又会再次开放,总共能够开放3至5天。总之,“英年早逝”啊。

放心吧,我已经记住了你们美好的形象。尽管短暂,我仍然要说:“谢谢来过!”人的一生,花的一生,有长有短,有起有落。努力过,挣扎过,谁能说没有故事?谁能说没有精彩?

必须提一下商家随花发来的卡片,一面写着“养护步骤”,另一面写着声泪俱下的乞求:“最敬爱的亲,我们发货的是一帮男人,粗手粗脚你懂的,所以,万一发错了货,漏发了或是眼瞎没有查出质量问题,亲爱的,千万别生气。中差评很伤人,也很伤我们的心哦。咱该退的退,该换的换,该挨媳妇骂的低头挨骂,该跪搓衣板的跪搓衣板。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希望亲给予处理售后的机会……”

妈呀,话说到这份上,服了。这就是态度与文字的力量。当然文字绕来绕去,仍然落实到“希望得到5星和好评”。但,谁能忍心让他“跪搓衣板”?再说,公元2022年,还买得到搓衣板这种“古董”吗?

话又说回来,讲讲前面送花的韩教授。两年前她参加好友、军旅女作家孙晶岩的新书推介,

遇到俺在这群文人中嘚瑟摄影,光彩照人。这两位女汉子,看在眼里、服在心里,当即拜俺为师。情愫是有的:韩海涛在中国人民大学教书,而我正儿八经出自该校;而孙晶岩,俺的中学学妹,就读过有革命传统的北京一零一中。

拜师就要有拜师宴。徒儿们热情地问:“何时办?想吃啥?”那天正好东道主请的涮羊肉,俺随口一说:“涮羊肉吧!”好,涮羊肉。而后,海涛两次相约,我不是手头有事,就是出差在外。现在又赶上疫情,取消堂食。看来,那只准备入肚的羊,还得多喂些日子。

不过,鼓舞人心的事还是有的,例如,俺这个大“伯乐”,已经把韩教授培养成二“伯乐”:一年来,韩海涛在她的学生中,为两家报社的摄影版发展了好几个摄影作者。

当然,这与本文主题无关,权当俺这个“大伯乐”的自说自话,自得其乐。

由人到花,由花到人。大千世界,本就息息相通。

葡萄架下

吕奎

我居住的楼下有个四角凉亭,凉亭南面是有着一米高绿篱的小花园;花园里植花草置石,还有两缸擎着绿叶的荷花,养目舒心。几株蔷薇的枝条,被精心地盘在绿篱上面,蔷薇花开时一圈花的海洋,美艳无比。而最让我倾心的,是紧挨着凉亭东面的葡萄架。每次坐在凉亭里,眼睛总会不由自主地被葡萄架吸引过去。

葡萄树是之前一位业主栽下的。时间是最好的魔术师,十余年过去,葡萄藤在十几根结实的木条搭起来的葡萄架上左冲右突,已是纵横交错了。特别是在这葱茏的夏天,绿叶覆满葡萄架,垂下串串翠绿的葡萄,坐在下面,不禁让人浮想联翩。之所以浮想联翩,是因为儿时听牛郎织女的故事,说七夕的夜晚在葡萄架下可以听到牛郎织女相会时的情话,不知道让多少孩子对葡萄架有了痴情的遐想。长大后,知道了这只是美丽的传说,当不得真的。但是,坐到葡萄架下时,感觉还是不一样了。葡萄架仿佛被镀上了神秘的色彩,充满了浪漫的气息,葡萄架也就不仅仅是葡萄架了,就像柳梢头上的月亮,美好的还只是皎洁的月光吗?

小院,月光、蒲扇、蝉鸣,是我对童年夏天夜晚最温馨的记忆。现在想想,唯一缺憾的是

小院内没有葡萄架;如若躺在葡萄架下纳凉,轻摇蒲扇,看斑驳的月光,那该是怎样更美好的记忆?

其实,古人也是喜欢在葡萄架下纳凉的。清人写的《笑林广记》上有则笑话,说有个官吏怕老婆,一天被妻子抓破脸皮。第二天上堂,太守见了问他脸皮怎么破的,官吏搪塞说:“晚上乘凉,葡萄架倒下,因此刮破了。”太守不信,说:“这一定是你妻子抓破的,快派差役捉来。”不料太守的老婆在后堂偷听,十分恼怒地跳出堂外,太守慌忙对官吏说:“你先暂时退下,我内衙葡萄架也要倒了。”笑话固然博人一笑,但从中可以窥见古人是常在葡萄架下乘凉的。如果家有悍妻的话,在家里种一架葡萄还是有必要的。

几年前,夏天去一山庄,左右望去,俱是一道道弧形钢管撑起的高高、长长的葡萄架,甬道一般,足有百余米长,葡萄架上挂满了葡萄。坐在葡萄架下的石椅上,一阵风过,葡萄叶发出唰唰的声音,串串葡萄轻轻摆动着。那时曾想,搬把藤椅,就这么一躺,什么也不去想,静待月亮升起。如若有酒,必是醉后清风,醒来明月。而夜晚的葡萄架下,是通往过去的时空隧道,清风便也是从前的清风,

明月亦是儿时的明月了。

是的,就像儿时,就像从前。其实,儿时也好,从前也罢,这样的字眼里盛满了对过往的怀念,对逝去的岁月的念念不忘。葡萄架其实就是儿时,就是从前,就是难忘的青葱岁月和青葱岁月里的爱情。电影《致青春》里,我记忆最深刻的,是毕业时张开激情朗诵苏轼的词:“云海天涯两渺茫。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醉笑陪公三万场。不用诉离觞。”得到众人齐声响应,一字一字地高喊:“不用诉离觞!”何日功成名遂?又有多少人能功成名遂?普通人多是过着平凡的生活,在寻常烟火中一晃多年,几十年过去,无论坎坷还是顺达,难忘的、割舍不下的,或许还是青春的光阴吧!

晚饭时,小酌一杯,饭后又下楼去。孩子们在楼下玩耍,照看孩子的妈妈们聚在路灯下聊天,头上是月的清辉和行走的云彩,几个大一点的孩子在凉亭里海阔天空地聊着,万家灯火闪烁,一副岁月静好的模样。我又踱步到葡萄架下,没有乡村小院的静谧安详,却依旧一片清凉。我又听见风在葡萄架上走过的声音,不禁有些陶醉,仿佛又回到遥远的过去,云淡风轻,月又明……

哪里是我心灵的故乡

孔繁玉

人,一定有故乡
那,心有故乡吗?
心的故乡在哪里?

哪里是我心灵的故乡
是呼伦贝尔的蓝天白云
还是满山遍野的牛羊
是松嫩平原的豆海麦浪
还是那位姑娘所在的远方

哪里是我心灵的故乡
是李连贵熏肉大饼
还是酸菜白肉血肠
是辽南的海鲜渔场
还是二人转的雅俗共赏

哪里是我心灵的故乡
是深夜案头爬格子的宁静
还是作息号的悠扬
是飞机的马达轰鸣
还是塔台上的从容与紧张

现在想一想
还能嗅出黑土地的芬芳
那雪域林海的广袤
大好河山的宽广
还有俯视群山时的斗志昂扬

忘不了
烈日下战士们身上的汗水泥浆
寒风中冻得发白的鼻头
帽子上挂满的冰霜
如同英雄的冰雕形象

忘不了
情同手足的暖心时光
病了有一份鸡蛋面条
执勤回来有一碗滚烫的姜汤
为熟睡战士掖被角的日常
还有破涕为笑的相互击掌

我常常在想
离开军队的日子那么长
梦里还是强军、备战、打仗
当年,首战用我的铮铮誓言
似乎还余音绕梁

如今,没有了
端杯就干的一襟豪爽
我身在故乡心却无处安放
我的心早已是一颗铆钉
铆在了战鹰的机身上
正向着初升的太阳 启航

